

流行音乐解读……

说的不如唱的好

刘可欣

流行音乐是只蜘蛛，静静呆在角落，悄无声息地编织着自己的网，缓缓撒出去，罩住你我每一个行走在城市中的男男女女。

序言

安徒生有篇《夜莺》，很好看的童话，安老先生对我们说，活生生的夜莺比较高段，尽管它不完美；人造夜莺外表绚丽，歌喉嘹亮，个性顺从，可它没有生命力。我不同意，自然的和人造的，各有各美丽，各有各出众，为什么一定要比个高下？为什么就是后者落了下乘？

流行音乐，一只人造夜莺，光鲜美丽却总是得不到夸奖。它带给我们那么多快乐，那么多次抚平了我们心里的皱纹，它不需要我们感恩，但是听过之后抛给它一句“浅薄”的评语，是否有失宽容？流行音乐里埋伏着许多坑坑洼洼，这无须隐瞒，可为什么我们听流行音乐，有时欢笑有时落泪，为什么看似很浅薄的东西就这样轻易拨开我们设的屏障，轻易开启我们的心门，轻易播弄我们的心弦？

这些问题要想清楚，很难，很难。

金庸的武侠，琼瑶的言情，黄易的魔幻，日本偶像剧，韩流诡秘的装扮，我们日益爱上它们，爱到无以复加。简单的道德批判对它们无能为力，它们不会为了几句义正辞严的批评就自动消失，不要忙着对任何庸俗简单的东东贴大字报，先换上颗宽容的心，学会爱他们。

大众时代一声不响的来了，把我们全部卷入它的漩涡之中，它喂给我们流行音乐，而我们就张口接着，慢慢的，我们习惯。流行音乐像许许多多工业的产物，是包装精良的商品，不是艺术，特

别一点的是，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我们生活在它温暖欢乐的怀里，就像生活在水里的鱼，自在到根本觉察不出水的存在。不要试图找出流行音乐永恒的价值，别要求它深刻、沉重，这些字眼会让它头疼，它不以这些见长，它那么多优点怎么你都没看见？

写下这许多文字，不想教育谁，也没期望自己句句真言，久病成医，听了N年的流行音乐，总会有些想法，有些感受，不吐不快。对待流行音乐的态度，有错有对，认为流行音乐浅薄庸俗，根本就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；认为流行音乐不深刻就没活路，一定要在里面发掘出点意义和价值来；迷恋歌星迷到痴狂，为这迷恋牺牲了自己平静的小日子；上纲上线的要求歌星，强迫他们往高里爬，比如当什么道德楷模……不妥吧？可能我什么也改变不了，每个人都有习惯，习惯成自然，但有人挑起这个话头，逗大家动动脑子，总比所有人都蒙昧着好。

还是米兰·昆德拉聪明，“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”，每个人对着流行音乐又诠释又理解又批判，没准儿都是曲解，根本没拨动流行音乐一根寒毛，如果这家伙有思想有灵魂的话，说不定正躲在某个角落里偷笑。

最好的办法，看完这本书后，甬再对流行音乐动心思，费力还没成就感。喜欢就听，它只求你爱它，然后它就使出浑身解数宠爱你；实在接受不了就算，改喜欢别的吧，别惦记它啦。

一个也不能少

流行音乐是只蜘蛛，静静呆在角落，悄无声息地编织着自己的网，缓缓撒出去，罩住你我每一个行走在城市中的男男女女。

流行音乐人如其名，真的是很流行，每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都飘着它的影子。如果你是一个流行音乐迷，你有福了，流行音乐从不矜持高贵，不用你找它，它会主动包围你，态度殷勤，不用担心要对你喜欢的歌寻寻觅觅，也别怕失去你偶像的踪迹，这一切，流行音乐都替你打点好了，只要你听话的按图索骥，就可以舒舒服服躺在流行音乐温暖而美丽的怀抱里。想听歌，买CD；想了解歌手，看电视访谈；想见歌手庐山真面目，MTV不够，就去书店音像店等着，他们总会签名售带，近距离地出现在你面前，再不行就看演唱会吧，这可是真人秀了，虽然是个花钱的买卖。

你不是个乐迷，不过倒也不反感流行音乐，那么你会发现在广大的世界里，你总会和流行音乐迎面相遇。早上，你手忙脚乱地梳洗打扮，狼吞虎咽地吃着早点，收音机里没准就放着国际台的Easy FM，歌声悠扬，不经意间飘进你的耳朵。你走进地铁，甬道里韩国偶像乐队Baby Vox的大幅演出海报可能忘记了摘下，还挂在那里，美丽的容颜直耀你的眼；挤上公共汽车，又堵车了，蜗牛般的爬行速度让人瞌睡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顺便瞧瞧车站的广告牌，《烟雨红颜》正热映，男主角是唱了无数委婉情歌、打动无数少女心的张信哲；上班倘有时间翻翻报纸，娱乐版是少不了的，尽管无非也就是大小艺人的无聊八卦，可位置保证够醒目，消息也保证够鲜辣，引|得你

的眼光不自觉又瞟到那里；上网的话，专门的音乐网站满坑满谷，大大小小的综合网站也都会为流行音乐留出一席之地，谁愿意放走能让点击率大涨的红人呢？回家的路上，依旧堵车，依旧百无聊赖，只好——掏出随身听听音乐，在音乐里杀杀时间，迈进家门的时候也就不至于太过疲劳；城市的夜来临了，也许你去了北体门前，等着看蒂娜·阿瑞娜的演唱会；也许你待在家里，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着电视，晚会，综艺，访谈，到处都有我们搞流行音乐的好兄弟，我们再一次和他们遭遇。

你是个愤世嫉俗的家伙，想逃开这一切，沾都不沾流行音乐，落个耳根清静？这就有点儿难办了。不进音像店，不听流行音乐演出，不上音乐网站，不看电视，不听收音机，你能做到这些吗？怎么样？生活有些枯燥了吧？你安慰自己，说这是小事，抗一抗也就过去了。可你还是逃不开流行音乐。不出门，不上班，你做得到的吗？看来不行，大活人总吃饭赚钱，一辈子窝在家里不现实，在路上一不留神，流行音乐总是飘进你的耳朵，商场超市也有歌声终日飘荡在上空，让你的耳朵不得闲。你烦透了，终于不再出门，可你还是逃不开流行音乐，谁家的窗户大开，那旋律，那歌声又飞进了你的屋子。

流行音乐是只蜘蛛，静静呆在角落，悄无声息地编织着自己的网，缓缓撒出去，罩住你我每一个行走在城市中的男男女女，当你发觉的时候，身上已经缠满了它纤细但柔韧的丝，你愿意也好，痛恨也罢，反正是挣不脱了，越是挣扎，这丝网收得越紧，于是你陷入它更深的桎梏之中。

流行音乐不是音乐，音乐是艺术，艺术可以慰藉心灵；流行音乐不是娱乐，娱乐可以放松身心，但无论艺术还是娱乐，都只能是点缀人生的调料，固然重要，固然不可少，可要是决心逃开，还是可以逃开的。流行音乐是文化，是我们生活的背景，是我们身下的

土壤，一日不可少的空气，在我们的日子里，每一分每一寸都是它，它如水银泻地，不留痕迹攻占了我们的。谁叫我们生在了大众时代，谁叫流行音乐就是大众文化里的一环，我们只能接受，没有资格对它的存在发出异议。

这个世界很大，充满选择，我们在无数个机会中从容挑选，任意抉择，我们以为我们是自由的，可惜我们不是，萨特说过，你可以选择这样活着，也可以选择那样活着，就是不能不选择，既然你生出娘胎，活在这个世上，就必须要按照某种方式活下去，这是真理。我们在选择流行音乐，几年前我们还是欧美流行乐的拥趸，今天韩流来袭，我们也改弦易辙，有了新欢放弃旧爱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不能跳出流行音乐去选择，我们就生活在它之中。

要流行不要流传

不要像咖啡，不要像茶，不要像一切会回味永久的东
东，是可乐，入口就是刺激的，味美的，想再回味回味，它
已经散去，再也找不到痕迹。

流行这个词真是个好东西，和这个词沾亲带故的非富即贵，
总能摊上好事，音乐也不例外，流行音乐就是音乐里的宠儿。

什么叫做流行？流行不是藏私，不是秘而不宣，是好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分享，是大家接受以后交口称赞，是一传十十传百人尽皆知，流行到了极点，还会跳出自己的小圈子，成为文化现象，影响难以计数的人们，就像局部的小云团最终会影响到大气候，掀起一场风雨。

和流行有关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，从这一点上说，流行有点儿像瘟疫，先横扫欧亚大陆，越过海峡，再旅行到美洲，国界线、海沟海峡、崇山峻岭，统统阻挡不住它迅捷的脚步；民族区分、地域差别，对它而言轻如鸿毛。小甜甜布兰妮的一首《Baby love you once more》不仅上了美国本土的Billboard，还越过大西洋，把甜美性感的风吹到威廉王子的心中；再飞过太平洋，迷倒听不懂英语的人们，真让人怀疑她还有什么干不了的事。在同一个时代里，虽然国家林立，彼此之间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差别巨大，但欣赏趣味总有类似之处，新世纪到了，经过一整个世纪的战乱频仍污染破坏，人们渴望安宁、健康、绿色，带有这些意味的流行音乐就会走红全球，到处见到绿灯。

可是，一碰到时间这道门，流行音乐就停下了脚步，年轻的

们不明白周璇那纤细的、扎人耳朵的歌声动听在哪里，可时光倒流几十年，哪一家的留声机里不放着她的《四季歌》、《天涯歌女》，不在她的歌声里淡淡迷醉？我们的上一辈对邓丽君发了狂，穿着喇叭裤，拎着双卡录音机，《甜蜜蜜》、《千言万语》就飘荡在空气里，可是要把评论权丢给我们，我们会说：太甜了，甜得发腻，不怎么可口啊！10年前，听到四大天王的名字，少女们会双眼发亮，惊声尖叫，现在，发亮的眼眸和尖叫留给更年轻的陈冠希冯德伦。时光可以治愈一切，也可以掩埋一切，时光的残忍，只有曾经站在流行之巅的人最清楚，流行歌手升起时灿若晨星，消失时却快如流星；那些曾逗留在人们唇齿之间、白天黑夜被吟唱的歌曲，一旦谢了幕，就象埋在黄沙下的城池，再也见不到天日。

其实，流行音乐对时间的惧怕全是它自己造成的，在某个时代里，它是最醒目的，浓缩了这时代的精华，是最具代表性的音乐，这个时代过去了，这个时代所携带的一切也都毫无疑问过了时，评判好恶美丑的标准面目全非，过去的宠儿由于身上带有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，遭到冷落，最后总会被赶下流行的宝座，由新的取而代之，新人不见得胜过旧人，却又服贴了新时代的心。

所以，流行音乐只能流行，不能流传，也好，流行有流行的好处。没有思想负担，也没有流芳千古的野心，开开心心做出时下最受宠爱的音乐，不要像咖啡，不要像茶，不要像一切会回味无穷的东东，是可乐，入口就是刺激的，味美的，想再回味回味，它已经散去，再也找不到痕迹。很多流行歌曲就是这样，第一次听到它就会被它打动，不由自主要做它的俘虏，又陶醉又痴迷，几个回合下来，你记住了歌词，哼得出曲调，你的新鲜劲儿过了，你对它厌烦了，你忘记了它，就算再和它邂逅在路边，你也会面无表情地擦身而过。

高雅音乐不可以，它们总是想让千百代之后的人们仍然记着它们，所以它们要有后劲儿，所以他们不能太绚丽，外表太美好了就让人们忘了它有内涵，人们总是吃掉了糖衣就把内容扔在了马路上，它们要甘于平淡，它们也只能平淡，唯有平淡，才值得一遍遍去咀嚼，在大部分时间，越平淡的外表下蕴藏的东西越深刻，越值得人们一遍又一遍的去想，去看，去琢磨，也许在很久很久以后，人们豁然开朗，于是它身价百增。舒伯特的《摇篮曲》曾经写在小饭馆的菜单上，换回了一盘土豆；和氏璧也曾经被当作是顽石，坚持它的人还倒了大霉，可以流传千古的东西总是这样貌不惊人，可是生命力顽强。

其实没有什么，这是两种生存方式，前者流传而后者流行，前者高雅而后者通俗，前者需要回味而后者一见就会喜爱，前者曲高和寡后者下里巴人，前者有后劲后者有冲劲儿，前者胜在时间够长后者长处是地域够广，前者看重永恒伟大的思想性后者富有娱乐性，无高下之分，它们各司其职，我们各取所需，人生也就充满了各类愉悦。

下里巴人的快乐

可为什么是流行音乐在流行，不是别的？我替大众来回答，就爱它的俗。

从来没有这样一种音乐受到这样的欢迎，只有它——流行音乐，这个宠儿集万千爱慕于一身，走到哪里都会和爱它的歌迷迎面相遇，那么多人哭哭又笑笑都是为了它，人们全体匍匐在它的裙角下，这是一个流行音乐的时代。感谢信息高速公路把我们连在一起，我们的世界不再只有眼睛看到的那样狭小，我喜欢的音乐可以与你共享，你也可以是我汲取音乐的源泉，哪怕你远在天涯海角，打开收音机，听听来自美国的 Billboard 排行榜；跳到 Channel V，瞧瞧孙燕姿的 MTV；上上网，搜索安七炫的新闻……不出门知天下事，尽情在音乐里游泳。

大众文化后面是大众时代，这是一片沃土，只要是种子，都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，高雅的庸俗的，在这里都有一席之地，所以这里鱼龙混杂，各色音乐各有不同，你尽可以喜欢属于你的音乐，不用理会别人的嘲笑，没人有这样的权利。

可为什么是流行音乐在流行，不是别的？我替大众来回答，就爱它的俗。流行音乐包罗万象：节奏布鲁斯、饶舌乐、POP 乐、摇滚……千姿百态各不相同，要是非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，那就是通俗。

曲调是老少皆宜，有嗓子没嗓子的、识谱的不识谱的，大概齐听上两遍，上手就能唱，要是再配个麦克风什么的就更好了，冲出话筒的声音如梦似幻，乍一听都分不出专业非专业来。美声就不

行,动不动就横跨3个八度,《我的太阳》这么众人皆知的歌够通俗了吧,最后还来个高音,非一般人顶不上去,瞧人家那专业的一张嘴,嗓音浑厚的像安了音箱,嗡嗡直响,我们谁能比得了?不如降低难度,就专攻通俗歌曲吧。不可否认,通俗这地盘里也有高手,像莎拉·布莱曼,唱起流行歌曲也像歌剧;还有孙楠,就喜欢呆在高音区不下来,可是,咱们可以捡难度低的下手,嗓音愧对听众的早期有叶玉卿、周慧敏,现在有张柏芝,美人有缺点大家可以原谅,所以这几位的共同特点就是嗓子不好使,唱她们的歌准没错!

歌词简单朴实,我们老百姓都能听得懂,最难懂的也就是“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”这种水平了,不是说高深莫测的歌词不好,但是曲高和寡,阳春白雪肯定比不上下里巴人卖座,需要反复思考才能了解的歌词,第一需要有一定的知识作为基础,第二要深入思考,第三就是要有耐心,可是,普通人对流行歌曲的定位很简单,消愁解闷即可,如果一首歌词还需要动脑子,也就没有享受可言了。

流行歌曲的歌词可能是缺乏深度,但是却不缺乏深厚的感情,无论男女老少,只要是正常人就有七情六欲,人类的感情浓淡和学历地位财富都没有关系,大多数人都会有感情上的纠葛,需要解答,需要安慰。都市或是城镇,都涌动着表面平静、内心波澜起伏的人们,虽然每天奔波忙碌,但是到了夜深人静,总会有寂寞上心头,也难免会有想倾诉的欲望,虽然灯红酒绿,想找找乐子不难,可找个感情的避风港却不易。还好有流行歌曲的慰藉,尽管这种慰藉浅薄,却很有效,你失落的是感情,它倾诉的也是感情,两相碰撞会有火花,于是你潮湿的心就被烘干了。失恋了,就听听《爱情就像一场重感冒》;受伤了,就听听《爱自己》;太年轻,就听听《开始懂了》;爱上了,就听听《情非得已》。

流行歌手没有一定之规，穿白衬衫牛仔裤也可以登台，不一定要西装和燕尾服；抱着吉他也能伴奏，不一定要管弦乐队；激动了跑跑调、忘忘词也是常事，不一定要假装是超人；街边也是舞台，不一定要金碧辉煌的音乐厅。只要歌手用心唱了，付出了真感情；观众听了，有了深深的共鸣，就是一场成功的流行音乐会。大众爱的也就是这个调调，别用繁文缛节约束，只要轻松快乐的交流。

音乐一直肩负着沉重的包袱，在中国它要当道德老师，仿佛欣赏完音乐，人们就要学会怎样做人；在西方它是社会批判家，总是站在社会的对立面，摆着一副众人皆醉我独行的姿态，指摘批点大千世界。这是精英文化的观点，大众不会认同，不是所有人有能力从音乐中看出更深刻的东西，音乐是艺术，首先要娱乐于人，音乐作用于感情，首先要在感情上产生共鸣，剩下的事，等大众变成精英再说吧。

严肃一点儿行不行

靠着浅白简单它才能流行，深度是包袱它背不起，你跟它谈这个是缘木求鱼。

其实最早咱们的流行歌曲还是挺严肃的，什么情啊爱啊的没有像今天这样随便挂在嘴边，说出来就像磕瓜子那么简单，咱们国人含蓄，毕竟是五千年文明古国。不谈感情那谈什么？谈正经的事儿呀。

比如说《社会主义好》就流行过，而且是全民流行，全国上下没有不会唱的，就这流行范围和时间，现在有哪首歌敢跟它比？真没白叫流行歌曲，像这样的歌曲还可以数出一大把，《东方红》里头的，全是超级流行。这样的歌曲，无论多苛刻的人来鸡蛋里挑骨头，恐怕都不能对之有微词，没有一个让人脸红的字眼儿，没有任何让人想入非非的情绪，一切都纯洁的叫人不敢相信，除了歌颂伟大祖国就是歌颂伟大的党，要不就是咱们人民真自豪什么的，再有就是沉浸在新生活的幸福中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简单。不要怀疑那个时候人们的真诚，那是一个罕见的年代，不管对他们的评价是纯真还是愚蠢，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而且很难再来，人的心灵一旦暴露在空气里被氧化了，就不可能再回到原初的状态，现在听到这样的歌，很少有人会再热泪盈眶，这样的歌只属于特殊的年代，在那个时代，它确实直指人心。

接下去再听到流行歌曲都改革开放了，歌坛也的确确实开放了，敢气喘吁吁的唱歌了，歌词里也敢“爱呀爱”了，不过爱的对象依旧是民族大义，很严肃的事儿。“西北风”如今已经可以放到

音乐教科书里了，当年却真的狂刮着席卷了一个中国，现在听听西北风，只有一个感觉：真干净。《黄土高坡》也好，《我热恋的故乡》也罢，旋律很动听，节奏狂野得可以当迪曲使，歌词却是除了深深的、深深的思乡之情再无其它，完全可以归入爱国歌曲一类。

这样的爱国歌曲在港台流行歌曲入侵后销声匿迹，不承认不行，是港台歌曲改变了整个大陆歌坛，时至今日，这种领头羊的架式依旧不倒，港台歌曲就很难和严肃挂上钩了，当然他们也出过《我的中国心》，可这都是什么时候的老皇历了。研究一番后结论出来了，在港台歌曲中只有两个人：我的爱人和我自己，前者就不要多说了，肯定不出“你爱我我爱你”、“你爱我我不爱你”“你不爱我我爱你”……几种结局，别看千篇一律，却万试万灵，唱一首火一首；后者就比较深沉，大概会探讨一下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个世界、这个世界为什么又不欢迎我之类的哲学问题，除此之外的地域很少涉及。

其实，在流行歌曲里掺杂一些正统严肃有教育意义的事情还是有道理的，老教师孔子说过，德育和美育都不可少，用大道理教育你呢你就乖了，可是用艺术熏陶你呢你就会从心里服气，何况流行音乐歌迷何止千万，流传地区何止一里两里，倘若流行音乐做了有力助手，这一国人的受教育问题就解决了，地上脏了，就编个《不准随地吐痰歌》，立刻大家就文明了，谁再敢越雷池一步，自有嫉恶如仇的人民对付他。

可是这招行不通，有道理、有品德、还不难听的歌一遇上爱情歌曲就溃不成军，找原因吧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流行音乐不适合严肃主题，因为它先天不足。流行歌曲有什么？有感情，而且很丰富；有节奏旋律，而且很动听；有歌词，而且很花哨；可要是问到思想深度，对不起，欠奉。这就是流行音乐的基本形象，唯有靠着

浅白简单它才能流行，深度是包袱它背不起，你跟它谈这个是缘木求鱼。

还得怪听众，流行音乐通俗，给谁听的？俗人（俗人们千万别自卑，其实庸俗是个中性词，绝不是贬斥谁）。俗人的水平线就在这里，要提高水平没那么容易，手续麻烦着呢！先提高社会经济水平，再提高社会道德水平……我们离这目标还远，同志还须努力，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俗人们听的流行歌曲身上。老百姓忙了一天，回家就想歇着，看电视就想看不动脑子的，听音乐就要听那通俗的，再深沉不把脑子给烧了？这没什么错，普通人有普通人的生活。

音乐有很多种，另辟蹊径吧，比如说高雅音乐，就透着一个深沉，满脑门子都是官司，把光荣任务交给它，多合适啊！想关心国家大事的、有时间有精力玩儿深沉的，进进音乐厅受受洗礼，没这雅兴的就肤浅着好了，都不错。

今天你商业了没有？

商业化了，一切简单了，每个人都有对等的机会听到各色音乐，乐坛的门每天开着，进来就是了，再也别怕有看门狗咬你。

音乐的开始和商业没什么关系，绝对出自本能需要，交流、求偶、传递讯息、打到猎物表达兴奋欣喜，总要咿咿呀呀一番，渐渐声音变为有节奏、有旋律的音乐。人类有了社会这个栖身之地，搬进去之前丢掉不少随身物品，却留下了音乐，音乐表露感情传达好恶，音乐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又多了一条路，实在很有用。

音乐没商业之前，音乐家就没有办法靠音乐吃饭。流落街头的靠卖唱为生，只能糊糊口；最好的出路就是收到宫廷发出的信号进宫去，让皇帝养着，和弄臣小丑相提并论，在中国他们叫乐师，比如师旷李龟年；在西方他们的同伴儿是巴赫莫扎特。寄人篱下的滋味问问林黛玉就知道了，不好受，经济上是要富裕一些，人格和尊严却会时时刻刻受到挑衅。可是除了寄人篱下，谁能给音乐人指出一条明道？除非家境富裕，当当票友玩玩音乐，否则就别把音乐当作自己的职业。虽然有句话叫做“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”，可社会里根本就没有职业音乐家这一行，你打铁修鞋卖烧饼都可以维生，就是不能搞音乐。

既然音乐没有商业，那就只能算是一种艺术，艺术品没有价格，想欣赏只能凭着身份和地位。那时候我们的耳朵比较寂寞，什么样的人听什么样的音乐早已有了条条框框规定完毕，老百姓只能听俚曲，和高雅音乐无缘（这么侮辱我们老百姓的智慧）；皇宫贵